

# 土家语教与学

TU JIA YU JIAO YU XUE

田志慧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土家语教与学

TU JIA YU JIAO YU XUE

田志慧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家语教与学 / 田志慧著.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60-0987-6

I. ①土… II. ①田… III. ①土家语 - 教材 IV.  
①H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6906 号

### 土家语教与学

作 者 田志慧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格里嘎然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行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厂 吉首市广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1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987-6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土家民族语言文化同样和汉民族语言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库中的一朵灿烂的奇葩,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人所著《中国土家族语言研究》于2012年12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虽然书中的创新理论新思想和一些新名词解释建立在现代汉语理论的基础之上,但其创新理论思维却有悖于现代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理念,比如在本人的著述里有基本声调、移变调、轻声调、隐义词等等的一些提法,而在现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尤其对于现代汉语中的“轻声”在土家语研究的创新思维中引领出了它是一种与现代汉语“四声”完全不同性质的另一种变调,并且有它的调型也有它的调值的基本思想。在今年(2015年8月)再次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土家语教与学》中,在进一步阐明和完善了原《中国土家族语言研究》一书中的所有创新理论新观点之外,还特别用相似法、图像法、声像法进一步阐明了现代汉语中的“轻声”是有声调、有调型、有调值的,他是与现代汉语“四声”不同性质的另一种变调的理论思想。

《土家语教与学》一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普及型教材,它适用于土汉双语教学,读者自学。也适用于专家学者对土家语更深层次的研究,其内容全面、系统、实用、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能使读者花极小的精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学会使用土家语,了解土家语的特性特质。

本书可以说是原《中国土家族语言研究》的浓缩型精华版,虽然篇幅

上要少了一些,但在创新理论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

本书拼音方案中的拼音字母除借用了几个极少的国际音标符号之外,其余全部采用汉语拼音的符号标记,读者只要根据汉语拼音的读音再结合土家语拼音方案的发音法,就能迅速准确地拼读出土家语,因此读者在熟悉汉语拼音的情况下就能在几分钟内掌握土家族土家语的拼音方案拼读方法,且能准确无误地拼读土家语。

本书不仅汇编了很多土家语常用词语和句子,并且有的章节专门介绍和注明了土家语日常用语中哪些音节是有实在意义的,哪些音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从而使读者能清晰地了解、认识土家语“隐义词”等相关创新理论新名词解释的创新性、科学性、理论性、学术性、准确性、实用性。

本书继续确认土家语的三个基本声调(55 调、35 调、21 调),为适用于基础教学,根据土家语声调缩简归类法法则将复杂多变的土家语移变调缩简为三个(51 调、325 调、214 调)。

本书根据数学中的因式分解法法则,采用表格式公式法的法则在有限的篇幅内阅读出数以千计的土家语词或句子,并在浩如烟海的土家语词林中迅速地找出自己需要的词或句子,这便是本书又一创新性的亮点(但由于篇幅有限,内容未能全面)。

《土家语教与学》一书的出版和发行,对我国土家民族语言的挖掘、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尤其土家族土家语创新理论的发现和创立,为今后更深层次的研究土家语和湘西地区的汉语方言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和极积的启迪意义,尤其对现代汉语相关“轻声”含糊其词的定论引领出了科学的新的理论解释,这无疑对我国今后汉语言文学声调理论的

教学和研究将会提高到一个更为实际、更为科学、更为让受教育者和研究者对现代汉语的特性特质有一个更清晰、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也让我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和教育提升到一个更崭新、更实际、更科学的理论层面。下面我们将从声调移变理论、土家语新名词解释、现代汉语中的“轻声”这三个方面分别与读者进行讨论,若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语言学专家、学者、教授们提出宝贵意见。

## 一、声调移变理论

声调移变理论的创立不仅对土家族土家语更高深层次的研究带来了更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对现代汉语“轻声”含糊其词的定论引领出了更为科学的理论新解释。

所谓的声调移变就是声音从某一声调的调值作为调值源,再向上向下或向前向后进行渐变发音,其结果所得到的新声调调值相近或相等于某声调调值,那么这个新得到的声调我们就称其为移变声调(简称移变调)。在土家族土家语研究中声调系统理论分为基本声调和移变声调两部分,基本声调的调高、调型、调值是固定不变的,其音流变体始终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坐标的固定调高点间进行变体流动;而移变调它的调高点是不确定的,虽然人的感觉觉得它的调高、调型、调值与某声调(即移变结果靠近或相似于另一固定声调)的调高、调型、调值,但这仅仅只是靠近和相似而已,但它们是绝对不会完全相等的(但不排除有时偶尔完全相等的情况,但要弄清楚它不会有固定的运行模式),所以其音流变体在坐标上运行时,有时会经过固定的调高点,有时会偏离固定的调高点,这就是移变声调和基本声调其特性特质本质性的区别。土家族土家语有三个声调(55 调、35 调、21 调),在现代的土家语研究中我们将其命名为“基本声调”。这一立论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南民族大学土家族教

授田德生先生提出,通过近几年的考察和验证,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立论是正确的,它不仅完全符合土家族土家语的特性特质,也非常符合本人所创立的土家族土家语声调缩简归类法法则(所谓的声调缩简归类法就是,在土家语声调理论概念中所有的移变调都是由这三个基本声调移变而来,所有的移变调即变调又可以分别缩简压缩回归为三个基本声调),三个声调(即三个基本声调的理论思想)的创立,不仅为我们现在对土家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而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我国土家民族语言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湖南吉首大学语言学教授、土家语专家叶德书先生提出了土家语有“55、35、21、53”四个声调的理论,其中除了“53”调,其他三个“55、35、21”完全和田德生先生的三个声调一致,那么叶德书先生的“53”调又从何而来呢?其特性特质又如何呢?它的特性特质能同等于基本声调吗?在实际生活中,除了田德生先生的“55、35、21”这三个在土家语中是固有的基本声调外,在土家族土家语语言系统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变调,比如:51(或 53)、325、214、62 特高降、21 特低降、42 重升调等多个调,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调高点,其调位也是不稳定的,它们都有不同的基本声调作为自己的调值源,它们都是不同的基本声调产生声调移变后的移变结果,所以在现代的土家语研究中根据其特性特质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命名,称之为移变声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变调),这些移变调在实际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有的移变调也像现代汉语中的“轻声”一样在日常用语中是不可缺少的。在土家族土家语研究中已经发现:凡所有的人的行为动作的动词加强说话语气或加上能愿动词和趋向动词以后“55”会向“51(或 53)”移变、“35”会向“325”移变、“21”会向“214”移变,还有一种特殊的移变现象就是凡双音节动词第二个音节是“21”调的将会向“325”调移变,比如:

“55”平声调可以向“51”移变,也可向“52 和 53”移变,因为“51、52、53”这几个变调从听觉上看它们好像都差不多,再加上它们的声调移变源都是“55”平声调,所以我们随便使用或书写哪一个都不会有多大的错误,正以为在土家语研究中基本声调和移变声调其特性特质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所以我们把“55、35、21”称之为基本声调,其他所有的变调称之为移变声调。由此得出结论:叶德书先生对土家语四个声调理论的提出是土家语研究的一大进步,是他首先发现了“53”调,但是他忽略了“53”调和“55、35、21”这三个基本声调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按我们现在的说法“53”调就是“55”平声调的移变调,在实际生活中土家语是没有独立存在的“53”调的,而只有那些调值是“55”调的单音节动词在加强语气和在单音节动词后面加用能愿动词和趋向动词以后,在原动词音节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原动词的韵母和声调(声调是 53 变调或 51 变调)。为什么在本人的著作里只有“51”调而没有提及“53”调呢?这是因为土家语移变调没有固定调高,听起来“51、52、53”它们的音高都差不多,再则,土家语“55”调通过移变以后,它的声音非常接近现代汉语调值,是“51”的第四声声调,为了让土家语研究尽量靠近现代汉语,所以在本人的著述里只有“51”调而没有“53”调。

## 二、土家族土家语新名词解释

人的思维是随着客观事物不断重复地真实再现而加深对其的认识和理解,一旦一桩新事物被挖掘、被发现,要将其传播和传承,必须根据其特性特质进行科学的命名。虽然,我们的前辈和同辈在土家族土家语研究方面做了长时期的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由于土家语和现代汉语其特性特质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真正涉及土家语深层次内涵的还是少之又少,现在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发现了很多与现代汉语截

然不同的有价值的东西，并参照现代汉语的特性特质将土家族土家语的词类划分为：实词类、虚词类、隐义词类共三大类，隐义词又包括：全隐义词、半隐义词、实词性隐义词、虚词性隐义词、副词性隐义词、助词性隐义词、形容性隐义词、动词性隐义词、数量词性隐义词、代词性隐义词等；词性分为：实词性实词隐义、虚词性实词隐义、虚词性虚词隐义共三种词性；句法层次：现代汉语分为长句、短语、词、语素。而土家语只分为长句、隐义词、词素。土家语是没有短语的，相反汉语中的很多短语在土家语中属于隐义词。另外还有词素潜移（分体潜移、本体潜移、潜移还原），词素的匿音现象和非匿音现象，等等。下面我们将先择几例并结合现代汉语分别进行讨论和讲解。

1.全隐义词（实词性隐义词）：凡没有意义的音节排列组合后构成了有意义的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我们称之为全隐义词，也称为实词性隐义词，词型是以双音节或双音节以上的多音节构成，其词性是实词性实词隐义，这种词在土家语中是普遍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中却只有一些借用外来语名词和为数不多的连绵词。

2.半隐义词（虚词性隐义词）：凡没有意义音节（单音节或多音节）与相应的有意义的实词（单纯词或全隐义词）或虚词构成了有意义的多音节词，那些原本没有意义的音节这时也便有了词素的意义，这样的词我们称之为半隐义词。若没有意义的音节与相应的实词构成隐义词以后其隐义词素是副词性的（或助词性的），该隐义词可称之为副词性隐义词（或助词性隐义词），词性称之为副词性实词隐义（或助词性实词隐义），也可总称为虚词性隐义词，词性可总称为虚词性实词隐义，该隐义词中的实词一般都是动词和形容词较为多用，所以还可以分别称之为动词性隐义词和形容性隐义词，词性一般总称为虚词性实词隐义。像这样的半

隐义词在现代汉语中除了苹果、蝴蝶与土家语中的隐义词的性质有大致相似之外,其他则再没有发现第三个。然而在土家语中像这样性质的词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尤其在虚词性隐义词中的副词性隐义词和助词性隐义词在土家族土家语日常用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凡所有的副词性隐义词素和助词性隐义词素还可以和相应的人的行为动作的动词分别构成副词性隐义词和助词性隐义词,根据这一特性我们还可以将所有的副词性隐义词词素和助词性隐义词词素,以及所有的人的行为动作的动词列个表,并根据数学中的因式分解法法则可以分别分解出数以千计的土家语副词性隐义词和助词性隐义词,所以在本书中便有《用公式法表格式查找土家语隐义词》的一大新亮点。在土家语隐义词中凡没有意义的音节与相应的虚词构成隐义词以后,其无意义的音节便有了词素的意义,这样的词叫虚词性隐义词,词性是虚词性虚词隐义。这样的隐义词在土家语中是极少的,从目前的调查中也只发现一个相当于汉语副词“不要”的隐义词元素与相应的所有人的行为动作的动词构成的虚词性隐义词。其他的新名词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解释,在这里不作一一介绍。

### 三、土家语第三声声调“21”调与现代汉语“轻声”浅论

土家族土家语有“55、35、21”三个基本声调,还有“53、325、214、62特高降、21 特低降、42 重升调”等多个移变调,通过土家语声调缩简归类法法则土家语移变调可缩简为“53、325、214”三个移变调,这三个移变调也像现代汉语中的“轻声”一样在语言系统中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因而再无法缩简了。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已经发现现代汉语中的“轻声”和土家语、湘西土家族地区的汉语方言的第三声“21”基本声调的声调发声型态十分相似(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相似法),从听觉上几乎难以区别,如下例:现代汉语:ba<sup>51</sup>ba(爸爸) di<sup>51</sup>di(弟弟) ma<sup>55</sup>ma(妈妈)

土家语:ba<sup>55</sup>ba<sup>21</sup>(看一看) di<sup>55</sup>di<sup>21</sup>(抬一抬) ma<sup>55</sup>ma<sup>21</sup>【堆(物)的人】

汉语方言:ba<sup>55</sup>ba<sup>21</sup>【粑粑(食品)】 di<sup>55</sup>di<sup>21</sup>【(器物)底底】

ma<sup>55</sup>ma<sup>21</sup>【差蛮(差劲)】

从上面的实例中可看出,现代汉语、土家语、汉语方言三者同字同音高双音节第二个音节从听觉感知它们的音高几乎差不多,但实际上现代汉语的“轻声”和土家语及汉语方言的“21”基本声调它们的特性特质是有本质意义区别的,土家语和汉语方言的第三声声调有固定的调高、调位、调型、调值,分别都属土家语和汉语方言基本声调的范畴,其发声自然而然,且音韵饱满清晰、丰润结实流畅,而汉语中的“轻声”是没有固定的调高、调位、调型、调值,并且它不属于现代汉语基本声调的范畴,从现代汉语的基本定义描述是轻、短、模糊去弱化调值,其声音的发出完全是人为的控制发音。从它们这些固有的特性特质我们不难看出土家语中的三个基本声调和现代汉语中的四个基本声调的特性特质是完全一致的,汉语中的“轻声”又和土家语和汉语方言中的“移变声调”的特性特质又是一致的,现代汉语中的“轻声”也应是土家语移变调性质一样的变调。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现代汉语中只有四声声调的提法而没有四个基本声调的提法,由于本人在研究土家语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了现代汉语中的“轻声”,是一种与现代汉语中的四声有不同特性特质的另一种变调,为了区分汉语中“四声”与“轻声”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所以在本人的著述里便出现了对现代汉语中的四声和轻声是“基本声调”和“变调即移变调”的提法,那么现代汉语中的“轻声”究竟是不是声调?是声调,它的调型又怎样?调值究竟又是多少?笔者多次走访他人(主要是中学老师)和查阅书籍众说不一,其一:轻声就是轻声,把声音读得轻一点;其二:轻声没有声调;其三:书本上众口一词的定论是轻、短、模糊或轻、短、模糊。

去弱化调值。凡此种种的解释是不尽如人意的，并且有偏离科学实际，而且有一种蛮横地让人去接受“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这么的”的感觉。实际上任何人都十分的清楚，物体振动产生声音，声音的物理属性是永恒不变的，声调是产生于人声区域内高低音区的划分，在人声区域这一范围内，凡只要是人的声带所发出的声音不管它怎样的轻、怎样的短、怎样的模糊、怎样想尽办法去弱化它的调值，凡只要人的耳朵能听得到的声音，哪怕就是一点点，它都应该是属于声调的范畴，而且有它的调型和调值。另外我们利用图像法从声调坐标图上也可以看到汉语“轻声”的最低音高点也没降至零。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声像法去借用音乐上的音阶知识来说明汉语中的“轻声”是属于声调的范畴。我们知道，人的声带振动的频率与人的性别年龄是有差别的，从钢琴上的音域来看，一般女声比男声要高一个八度，童声又比成年人高一个八度，所以我们从钢琴上不同八度的音域内，可知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其绝对音高和音位也是不同的，但他们的相对音高始终保持在一个八度音域内，所以在这一一个八度之内所发出的歌声(凡只要人的耳朵能听得到的声音)都是有音调的，因此不管性别年龄他们的歌唱音调也是一致的。另外我们还要科学地认知，人们在歌唱时其音域一般在三个8度之内，说话的声音一般在一个8度的音域还不到，一般在“12345”这四度半的音阶之内(极限为0度的起始音至1是一个全音程为一度，34在钢琴上是半音，所以只有半度，各音程加起来共四度半，这和五度坐标图像声调标记法基本是一致的)，在土家语和湘西汉语方言中有62特高降和21特低降，其音域在“123456”这五度半的音阶之内，所以从音乐知识的角度去看，(排除人为的音调规定)音阶1到5或1到6这一自然音区内就会有上千万个音高、调高、调型、调值，也可以说有上千万个声调，谁都不能说在这一音区

内所发出的声音哪些有声调,哪些没有声调,现代汉语中的“轻声”是能清晰地表达语音意义的一种声音,它的音位是在音阶 1 到 5 的这一音区内,所以它是有声调的。

时代在进步,事物在发展,人的意识也是随着客观事物反复呈现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一切科学性的新定论自然而然也会在人的新意识中产生,科学性的新定论取代偏离科学的旧理论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所以汉语中的“轻声”用土家语中“移变声调”理论去解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作者

2015 年 5 月

## 导 论

土家族是中华民族 56 个民族中有独立语言、文化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的湘、鄂、渝、黔边境,总人口约有 800 多万人,他们自称是毕几卡(bi<sup>35</sup>ji<sup>55</sup>ka<sup>21</sup>)、毕兹卡(bi<sup>35</sup>zi<sup>55</sup>ka<sup>21</sup>)、迷几卡(mi<sup>35</sup>ji<sup>55</sup>ka<sup>21</sup>),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文化、图腾信仰,他们崇拜天、地、日、月、八部大神和土王,用自己的语言文化铸造了自己民族的灵魂和根,同时也只有用他们自己独立的语言文化才能真正地诠释本民族文化灵魂和根的最深层次的含义,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语言不能取代的,诠释的。土家民族用自己与众不同的语言文化铸造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先进民族文化的不断渗透,在不断接受先进文化为其所用的前提下,本民族的原生性文化却遭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和动摇。据不完全统计,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酉水流域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泸溪部分乡镇的村寨,原本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大部分地区现已不说土家语,就现在仅用土家语在日常用语中进行交流的极少数村寨(除泸溪潭溪镇的婆罗寨),30 岁以下的青少年基本不说土家语;在语言文化上全部能用土家语演唱梯玛神歌的师傅现在已基本绝迹;能用土家语演唱哭嫁歌的整个湘西州现只有六七人,且都是 70 岁以上的老太太;土家语山歌人们偶尔会唱到几首零星的之外,其他几乎全部用汉语取代……土家语如此惊人的消亡速度是令人震惊的,若按此速度推算,再过 100 多年土家民族语言将会在地球上永久消失。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族土家语分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北部

方言主要分布在湘西北酉水流域的龙山、保靖、永顺、古丈的部分乡镇，通过2009年后笔者多次的田野调查，惊人地发现土家族不仅有“毕几卡”、“毕兹卡”、“迷几卡”的自称，另还有“互士卡”、“沙沙卡”、“吓卡”的别称。凡自称是“毕几卡”、“毕兹卡”的土家族又统称“互士卡”，他们所说的话为“互士语”方言，它的分布地区非常广阔，包括龙山县、永顺县、张家界市、古丈县、湖北来凤县的舍米湖村，虽然这些地区的土家语可划分为很多小方言片区，但它们的声调种类的语法结构基本完全一致。凡自称是迷几卡的土家族、他们所说的土家语又细分为“沙沙语”和“吓语”两种方言，主要分布在湘西自治州保靖县境内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它们的语法结构基本与互士语方言的语法结构相同，但发音声调和声调种类与互士语方言迥然不同，互士语方言只有三个基本声调，而保靖的沙吓姊妹方言却有五个基本声调。互士语的发音声调接近于现代汉语的发音形态，而保靖的吓沙姊妹方言听起来有唱歌似的感觉，并有较长的尾音，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深入细致地去调查研究。

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县潭溪镇几个村寨，尤其潭溪镇虎食村的波罗寨自然型的土家语文化的传承状态是十分令人惊讶和欣慰的，全寨不管男女老少在日常用语中全部用土家语进行交流，尽管从外面娶过来的媳妇或青年人从大城市带来的女朋友，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以后，他们也全部会用流利的土家语与当地人交流。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在日渐消亡的北部方言片区是根本无法找到的。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土家语言根本无法沟通交流，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于2010年实地进行考察，发现我们虽与他们在语言上无法沟通，但个别单词还是相同的。如他们说吃饭是：“zi<sup>21</sup>ye<sup>21</sup>”，我们说是：“zi<sup>21</sup>ga<sup>35</sup>”；他们称哥哥是：“xa<sup>21</sup>guo<sup>55</sup>ŋe<sup>21</sup>”，我们说是：“xa<sup>21</sup>kuo<sup>55</sup>”，他们说水是：“ce<sup>21</sup>n̪i<sup>21</sup>”，而

我们则说是：“ce<sup>21</sup>”……南部土家语第三声声调完全和北部互土语方言一致，都是“21”调。由此证明他们是土家族。但在图腾信仰方面两者截然不同，我们供奉的是土王和八部大神，而他们供奉的是天神和二郎神，我们盛大的节日是“四月八”，而他们是“五月龙节”，我们有“摆手舞”，他们没有“摆手舞”……相同的是我们这里的向氏家族都是土家族，祖籍在江西，他们那里都姓向，其祖籍也在江西。

语言文化是一个民族一切文化形式和现象的载体，也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才能真正铸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及有本质意义的民族之魂，民族之根本。因此，抢救、保护、传承濒临消亡的土家语言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土家族土家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要将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永远记录和传承下去，必须采用其他语种的拼音方案和符号来进行标记，在此以前的很多书籍包括教学课本都是采用国际音标的符号来作为土家语拼音方案的字母，但是这一方案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并且感到土家语难学。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本书中的拼音方案在尽量与汉语拼音基本一致的前提下，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大多数字母来代用，在汉语拼音中没有的但在土家语中又不可缺少的，则在国际音标的符号里借用了几个。

土家语是没有卷舌音的，所以在本书的土家语拼音方案中未使用汉语拼音中拼读卷舌音的字母，但是有卷舌音的特殊现象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龙山县坡脚的抱格村，他们说话有带卷舌音的情况，笔者于2009年专程为此事到坡脚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他们平时说话和其他地方不带卷舌音的土家语完全一样，但他们在吵架或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们的发音确实带有卷舌的情况，这一现象是非常特殊的个例现象，但

它并不影响土家语“没有卷舌音”这一普遍性的定论。

土家语拼音方案中的声母、韵母的发音其音强、音时、言长、音量是基本相等的,是任何一种语种的拼音方案取代得了拼读土家语的准确发音,因此本书中又从国际音标中借用了四个作为控制口腔型态的四个表示“零”声母的符号,因为土家语的发音部位和汉语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土家语任何一个音的发音都是靠前并集中在唇齿部位。比如: $\text{xa}^{21}\text{ba}^{55}$ (爸爸)、 $\text{xa}^{35}\text{da}^{55}$ (姐姐),若不加用“零”声母“ $\text{a}^{21}\text{ba}^{55}$ (爸爸)、 $\text{a}^{35}\text{da}^{55}$ (姐姐)”这两者的发音情况是不一致的,前者加了零声母“ $\text{x}$ ”,由于零声母“ $\text{x}$ ”的控制,其发音部位将会自然而然向唇齿部位靠近,后者没有加零声母“ $\text{x}$ ”的情况下,读者必将会用普通话的读音进行拼读,其发音部自然而然集中在口腔中部或中后部,若这样发出的声音就不是准确的土家语读音了。

土家语的声调有三个基本声调,多个变调。在土家语应用中有“21”特低降调和“62”特高降调,就以汉语方言“dai<sup>62</sup>(吃)”为例,它比汉语拼音四声声调“51”调又要高且降得更快而低,在土家语中像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为了适应普及型的教学,根据土家语声调缩简归类法的法则,在本书中只采用三个基本声调和三个移变调;其中“325”“214”两个移变调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土家语动词的前面加用能愿动词“要”和趋向动词“去”时,只改变其韵母和声调,同样是单音节且有汉语双音节的实际意义的单音节,其中“214 调”在汉语中是基本声调,在土家语中则是不稳定的变调。

湘西地区汉语方言的声调除了没有“325 和 214”两个声调之外,其他完全和土家语声调一致,这是因为汉语方言的动词前面加用能愿动词“要”和趋向动词“去”它们是和现代汉语一样的双音节的动词组,而土家语只是将单音节改变其韵母和声调并具有汉语双音节动词组意义的单音节。